唐書

卷三十六

T 2455/17

27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專討突厥則人自奮矣帝從之既而主詭辭謂突厥果解圍去然帝素意伐遼又銜瑀以謀撓其機謂群臣曰突厥何能為瑀乘未解時乃紿恐我遂出瑀為河池郡守部有鈔賊萬人吏不制瑀募勇敢士擊降之悉以所貲賜有功又擊走薛舉衆數萬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瑀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筦內外百務悉關決或引升御榻呼曰蕭郎瑀自力孜孜抑過繩違無所憚上便宜每見納用手詔曰得公言社稷所賴朕既寶之故賜黃金一函公其勿辭是歲州置七職秦王為雍州牧以瑀為州都督詔書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初瑀闕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獨留廟室奉祠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七年以熒惑犯右執法避位不許久之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鋒切詆辭旨疏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太子少師復為左僕射實封六百戶帝問瑀朕欲長保社稷奈何瑀曰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長久者類封建諸侯以為藩屏秦置守令二世而絕漢分王子弟享國四百年魏晉廢之亡不旋踵此封建之有明效也帝納之始議封建坐與陳叔達忿爭御前不恭免歲餘起為晉州都督入拜太常卿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瑀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意或偏駮不通而向法深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裁正之其言多黜瑀益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痛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拜河南道巡省大使九年復參預政

事帝嘗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
見容瑀於爾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
草版蕩識誠臣又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
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
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昔聞其言乃
今見之使瑀不遇陛下庸能自保邪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
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導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
法乃詔師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
書前後著名稱惶恐瑀素貴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
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惛臧否
因爲瑀曉解瑀以帝有所偏信帝積久亦不平瑀好浮屠法間請
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

豈不得其所邪乃詔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
年七十四遺命斂以單衣無十日詔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太常謚曰肅帝以其性忌改謚貞褊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
卿

鈞瑀從子有才譽永徽中累遷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左丞候屬
盧文操跳堞盜庫財高宗以其職主幹當自盜罪死鈞言因罪誠
死然恐天下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眞諫議也詔
原死太常工爲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
律工不應死帝曰如姬竊符朕以爲戒今不濫工死然喜得忠言
即宥工徙遠裔終太子率更令子瓘爲渝州長史居母喪以毀卒
鈞兄子嗣業少從煬帝后入突厥貞觀九年歸以其知虜曲折詔
領突厥衆擢累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

與戰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
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
嵩瓘子貌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
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負榮者善
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
熾時人不許神龍元年始調洛州參軍事桓彥範爲刺史待以異
禮河北黜陟使姜師度表爲判官開元初擢中書舍人時崔琳王
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術學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歷
宋州刺史遷尚書左丞十四年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既赴
軍有詔供帳餞定鼎門外玄宗賦詩勞行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
祿及燭龍莽布支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回紇又殺涼州守將王
君㚟河隴大震帝擇堪任邊者徙嵩河西節度使兼判涼州事封蘭

陵縣子嵩表裴寬郭虛已牛仙客置幕府以建康軍使張守珪爲
瓜州刺史完樹陴塢懷保邊入於時悉諾邏恭祿威憺諸部吐蕃
倚其健嗌邊嵩乃縱反間示疑端贊普果誅之使悉末明攻瓜州
守珪拒甚力虜引卻會鄯州都督張志亮破賊青海西嵩又遣副
將杜賓客率强弩四千與吐蕃戰祁連城下自晨闘汔晡乃大潰
斬一將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嵩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官
一子恩顧第一十七年進兼中書令自張說罷宰相令缺四年嵩
得之然嘗遥領河西節度在公愼密人莫見其際子衡尚新昌公
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儀物貴甚俄封徐國公初裴光廷與嵩
數不協光廷卒帝委嵩擇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峭正不相假至
校曲直帝前嵩懇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遽去乎嵩伏曰
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

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當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誼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荆州進黄甘帝以紫帕包賜之擢子華給事中久之進太子太師而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中人牛仙童得罪李林甫素忌嵩因言嵩嘗以城南墅遺仙童貶青州刺史尋復拜太子太師固請老見許嵩退脩蒔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華爲工部侍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豔其榮天寶八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華謹重方雅有家法嗣爵天寶末爲兵部侍郎祿山亂陷賊逼守魏州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華間道奉表欲舉魏以應爲賊所執會崔光遠得魏州破械出之魏人德華庇免卒來詣光遠乞留有詔即授刺史思明反子儀懼復失華乃表崔光遠代之而召置軍中相州兵潰華還朝猶以汙賊降試祕書少監稍遷尚書右丞擢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二子恒悟

復字履初衡子生戚里嫺從豪汰以服御輿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在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應條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

人有司劾治詔削階停刺史或弔之復曰苟利於人胡責之辭久
乃拜兵部侍郎普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舊制
謂行軍長史德宗以復父諱更之未行扈狩奉天帝惡庫隘欲西
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當有同惡者雖鎰
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畱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爲李楚琳所害
於是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
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叵使參領帝不
聽又言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盧杞放命穢盛德播越及茲今阽
于危當懲乂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
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匼復厲言杞詞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
復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宣撫安慰使興元初
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邠

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
汰惡爲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
皐代少游則天下曉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復出中官馬欽緒揖
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
欲李勉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廷大事尚當謀及公
卿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謀議可獨避之乎今與公
行此或可第恐寖以生常政由是敝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
政事許之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早卒主以姦蠱事
再得罪廢諸子悉逐醜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帝銜曩忮
故復坐是檢校太子左庶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
望閥高華厲名節不通狎流俗及爲相臨事嚴方數咈帝意故居
位亟解然性孝友既貶晏然口未嘗言所累復子湛湛子寘咸通

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
俛字思謙恒子貞元中及進士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
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
吉甫數調發疲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
下除大僕少卿皇甫鎛薦爲御史中丞鎛與令狐楚皆善俛兩人
同輔政數稱其善故帝待俛厚襲徐國公穆宗立逐鎛議所以代
者楚薦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吐蕃寇
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
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
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
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出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
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嘗詔俛撰王承宗先銘俛奏承宗
比不臣迭而後復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謝拒之則非
朝廷撫納意受之臣誼不當取帝善而止令狐楚罷執政西川節
度使王播賂權幸求宰相俛劾播纖佞不可汚台宰帝不許自請
罷冀有感寤帝亦不省俄罷爲尚書左僕射用播爲鹽鐵使後卒
相俛自謂輔政淺固辭僕射換吏部尚書又避選事徙兵部移病
求分司不許授太子少保爲同州刺史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性簡
絜以聲利爲汙疾邪太甚孤特一槩故輕去位無所藉文宗即位
召授少師稱疾力不拜乃還左僕射許致仕莊恪太子時議選傅
德保輔東宮復以少師召輒上還制書堅辭即遷太子太傅優詔
褒尚開成初弟俶爲楚州刺史召見帝曰俛先帝賢宰相筋力未
衰可一來爾善道朕意乃以詔書幷絹三百因俶致之俛終不起
以壽卒母韋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始褐衣時居喪哀毀

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謁以爲煩乃合濟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狹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稱鮮有簡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爲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爲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爲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克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贊曰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挐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又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便欲去兵使羣臣失職一日叫呼其從如市幽魏相挻復爲賊淵可謂見豪末而不察輿薪矣宰相非其人禍可既乎

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除累給事中宣宗方治喜直言嘗以李琮爲嶺南節度使使者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暇命使遣優工趨出追之未及琮所而還後以封敕脫誤法當罰侍講學士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爲朝廷論得失與有司奏事不類不應罰詔可令狐綯用李琢經略安南琢以暴沓免俄起爲壽州團練使倣劾奏琢無所回時推其直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槁梅於廚以和劑倣知趣市還之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怠政事喜佛道引桑門入禁中爲禱祠事數幸佛廬廣施予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今筆梵言口佛音不若懲謬賞濫罰振殃祈福況佛者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帝雖昏縱猶嘉歎其言後官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累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樹隄自

固人得以安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遷司空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正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領南海解官往侍爲人退約少合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曰州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齎必貯以囊筒貪者伺望得無意苡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廣明初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請厲止夜行以備賊諜出太倉粟賤估以濟貧民俄遷京兆尹田令孜養子有罪亡擊捕吏繫獄請救踵門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讋令孜拒黃巢以廩爲糧料使辭疾貶賀州司戶參軍事會襄王熅據挈族逃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鎔厚禮之光化中以給事中召不至卒

遘字得聖寘子咸通中擢進士第辟節度府入朝拜右拾遺與韋保衡聯第而遘姿寓秀偉氣孤峻嘗慕李德裕爲人保衡才下諸儒蘄薄之不甚齒獨呼遘太尉保衡憾焉於是保衡已爲相擿遘罪貶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迫畏不瞑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禦遘怳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未幾保衡死召爲禮部員外郎乾符中累擢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次綿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踣殿中遘掖起之帝喜曰遘善事長大臣和予之幸也遘曰不止以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遘頓首謝從還京師累拜司空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釆峭整天子器之時藩鎮多與於盜賊橫放莫能制權綱濯弛支詳在徐州引散騎常侍李損子凝古爲佐會牙將時溥逐詳而取節度溥爲饗幹所

毒不死或讒凝吉為詳報仇者溥怒殺之損時在朝溥即上言損連謀請并誅由令孜受溥金劾損付御史獄中丞盧渥傅成其罪御史王華嫉惡甚表損不知狀令孜請移神策獄華不奉詔奏言損近臣法當死即死獨不宜取辱於宦人手遘即時即延英爭曰凝吉以冤就屠已不可言損與子音間不接且數朞安得謂同謀哉溥恃功壞天子法請案近臣卑侮王室有無將之萌令損可無罪誅禍且及臣輩帝寤止免官當此時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附順唯遘未嘗少下後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衛軍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它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驚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離間大臣遘素惡之與裴澈計共召朱玫於邠玫起邠兵五千奉迎與沙陀等連和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其心謂遘曰上奔播六年中原之人與賊肝髓流野得復宗廟遺老殘民聞輿馬音流涕相歡上曾不念以諸侯勤王功為救使之寵令姦臣為國產怨我奉命而來返以為脅君羣臣報國極矣戰力殫矣尚能垂頭塌翅求生於黃門哉裴君有君公其圖之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為令孜掣制每言必涕數行下陳倉之行又劫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還藩奉表請天子復國策無宜此玫曰諸王才可任天下者不乏遘曰人非伊霍欲為禍首未或利也玫退曰我擇一王為帝違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玫更委鄭昌圖滋恨遘及還長安使昌圖相熅罷遘為太子太保移疾不出方其弟蘧為永樂令往從之帝還宮宰相孔緯與遘雅隙乃劾嘗為僞臣即賜死其所實光啓三年遘見柄任凡五朞行完而材逢世多故召愎臣以濟亂身汙僞署不得其死人為

哀之

定字梅臣瑀曾孫以蔭起家陝州參軍事金城丞莅事清挺選補黜陟使裴遵慶表爲判官還調萬年主簿歷左右司郎中爲元載所惡外遷表潤等六州刺史大曆中有司差天下刺史治最定與常州蕭復豪州張鎰爲第一而劭桑稼均賦稅業徠游口在鎰復右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反詭姓名爲張誕匿里中與蔣沇不浼于賊事平擢太子少師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太師

贊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淫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蕭瑀列傳第二十六　終

唐書一百一

大臣多兼宮官帝欲傳第二十七

唐書一百二

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陳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尚書更家江陵父子答拜始爲中書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以憂也有來慶者輒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曰吾漢南一布衣徒多所貫綜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敓文本說孝恭曰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于頸以望眞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不悅謂文本曰卿弟兵剽係恐江領以南向化心沮很顧鬻驚不弟也不欲離左右今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令止咽帝愍其意召文昭擊輔公祏典檄符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羲字伯華第進士累中書省太宗旣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遷金壇令時弟仲翔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思

楚客語本道巡察御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
宰相舉為員外郎者叢遽救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
義誠材何諉之拘即傅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逮
矣俄為中書舍人中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
者衆畏三思不敢為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
進吏部侍郎時崔湜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為令從伐遼東
獨義勁廉為時議嘉目甲兵凡要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
睿宗立罷為陝州刺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
中封南陽郡公初節年五十一是夕帝問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
賴義與蕭至忠保護州都督謚曰憲陪葬昭陵始文本貴常自以
歎賜物三百段良馬內廄幃帝事母以孝顯撫弟姪篤恩義生平
陝州刺史仲休商州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為皇太子

岑虞李褚姚令狐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委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
之象仕隋為邯鄲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
辨對哀暢無所詘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
吏敬有姿儀善文辭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
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稍已重尚何殖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既
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
去危就安大王誠縱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
加厚撫荊州勸未附若外出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
侵略署文本別駕從讓敕李無過孫義從子長倩
元年除祕書郎兼直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
藉田三元頌二篇文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

古爲侍郎自武德以
而敏速過之或策令
意師古以遣罷溫彥
者幸得復用帝曰朕
封江陵縣子是時魏
儉陳嫡庶分宜有抑
事一委倚至提漕最
頓耗容止不常帝憂
暴病帝臨視流涕卒
聞命罷之贈侍中廣
與孤生居處卑室無
故人雖羈賤必鈞禮

史毋遺江東三岑乃薦羲爲汜水令武后令韋嗣立薦羲且言惟長倩爲累久不進后曰拜天官員外郎於是坐親廢者皆得援而進宗時武三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王草獨羲爲之詞誼勁切由是下遷祕書少監鄭愔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賄聞仰帝崩詔擢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史再遷戶部尚書景雲初復召同三品進侍慇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公主連謀得免羲監修中宗實錄自著其事帝見之賞一匹下詔褒美時羲兄獻爲國子司業仲翔刺史兄弟子姪在清要者數十人羲歎曰物極則反可以懼矣然不能抑退坐豫太平公主謀誅籍其家

長倩少孤爲文本鞠愛永淳中累官至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武后擅位喜符瑞事群臣爭言之長倩懼間亦開陳請改皇嗣爲武氏且爲周家儲貳后順許賜實封戶五百加特進輔國大將軍鳳閣舍人張嘉福洛州民王慶之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謂皇嗣在東宮不宜更立與格輔元不署奏請切責嘉福等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詔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繇是與諸武忤罷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未至召還下獄來俊臣脅誣長倩與輔元歐陽通數十族謀反斬于市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輔元者汴州浚儀人父處仁仕隋爲剡丞與同郡王孝逸繁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

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擢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既持承嗣不可遂及誅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洛州司法參軍同章懷太子注范曄後漢書者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出繼叔陳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餘十年精思不懈至累旬不盥櫛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已由是有名陳天嘉中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文帝高荔行知二子皆博學遣使至其家護視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時寄陷於陳寶應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布啖肉至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祕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躬貧約一不改宇文化及已弑帝間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毁骨立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黄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祕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梁山崩晉侯召伯宗問焉伯宗曰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

也云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
大出詔郡國無來貢施惠天下遠近洽穆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
青蛇見御坐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
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耳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又山東淫雨
江淮大水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纍囚庶幾或當天意帝然之於
是遣使賑飢民申挺獄訟多所原赦後星孛虛危歷氐餘百日帝
訪群臣世南曰昔齊景公時彗見公問晏嬰嬰曰公穿池沼畏不
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爲戒耳景公懼而
脩德後十六日而滅臣願陛下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
自驕慎終于初彗雖見猶未足憂帝曰誠然吾良無景公之過但
年十八舉義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自謂三王以來撥
亂之主莫吾若故負而矜之輕天下士上天見變其爲是乎秦始

皇剗除六國隋煬帝有四海之富卒以驕敗吾何得不戒邪高祖
崩詔山陵一準漢長陵故事厚送終禮於是程役峻暴人力告弊
世南諫曰古帝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
墳厚隴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爲長
久計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
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
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雖無石槨
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
漢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
葬方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長安破
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爲壽
陵作終制曰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寢殿園邑棺槨足以藏

骨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者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陛下之德堯舜所不逮而俯與秦漢君同爲奢泰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丘隴如此其中雖不藏珍寶後世豈及信乎臣愚以爲霸陵因山不起墳自然高顯今所卜地勢即平宜依周制爲三仞之墳明器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事訖刻石陵左以明示大小高下之式一藏宗廟爲子孫萬世法豈不美乎書奏未報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今以數月之程課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不亦勞矣漢家大郡戶至五十萬今人衆不逮往時而功役一之此臣所以致疑也時議者頗言官本遺詔於是稍稍裁抑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祕愛十二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如故祿賜防閤視京官職事者年八十一詔陪葬昭陵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世南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後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翌日

下制厚卹其家子昶終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
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
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
大驚號奇童引蔭補三衛長乃性疏倪喜劇飲開皇初授太子通
事舍人兼學士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安平
公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愛其才署禮部員外郎奉詔定五禮
律令陰陽書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
奪爵為桂州司馬官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會崇亂城守有
功帝顧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宜斥醜處乃授建安郡丞至
烏程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滅百藥轉側寇亂中
數被偽署危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
陽中懼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旣而宿病皆愈伏威詒
書輔公祏使殺之為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授吏部侍郎或謂
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
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
男明年除禮部侍郎時議裂土與子弟功臣百藥上封建論理據
詳切帝納其言而止四年授太子右庶子太子數戲嫚無度乃作
贊道賦以諷它日帝曰朕見卿賦述古儲貳事勸勵甚詳向任卿
固所望耳賜綵三百段遷散騎常侍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為子久
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
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謚曰康百藥名臣子才行世
顯為天下推重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者
累年好獎薦後進得俸祿與親黨共之翰藻沈鬱詩尤其所長樵

斯皆能諷之所撰齊史行於時子安期
安期亦七歲屬文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
釋之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
司列少常伯數預決國事帝屢責侍臣以不能進賢衆不敢對安
期進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
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申而主薦者已訾所以人人爭噤默以
避罷謗若陛下忘其親讎廣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
不竭忠以聞上乎帝納之尋檢校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出爲
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卒謚曰烈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羲
仲又爲中書舍人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
博見圖史一經目輒志于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語異之
後主召見使賦詩江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
侍郎入隋爲東宮學士遷太常博士煬帝議改宗廟之制亮請依
古七廟而太祖高祖各一殿法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則分
室而祭始祖二祧不從迭毀未及行坐與楊玄感善煬帝矜己疾
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博士潘徽貶威定主簿亮與俱至隴山
徽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黃門侍郎舉滅秦王謂曰寡人
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無道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不知
天命抗王師今十萬衆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邪
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亮懇愊致
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有裨輔之益貞觀
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
曰疇曰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

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
加食亮頓首謝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贈
太常卿陪葬昭陵謚曰康遂良自有傳初武德四年太宗爲天策
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
以大行臺司勲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
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
德明孔頴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
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
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
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
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
本圖象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
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室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爲王世
充弟杞王辯行臺郎中辯降衆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
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參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李玄道者本隴西人世居鄭州仕隋爲齊王府屬李密據洛口署
記室密敗爲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獨玄道曰死生有命憂能
了乎寢甚安及見世充辭色不撓釋縛爲著作佐郎東都平爲秦
王府主簿貞觀初累遷給事中姑臧縣男出爲幽州長史佐都督
王君廓專持府事君廓不法每以義裁糾之嘗遣玄道婢乃良家
子爲所掠遣去不納由是始隙君廓入朝玄道寓書房玄齡玄齡
本甥也君廓發其書不識草字疑以謀已遂反坐是流嶲州未幾
擢常州刺史風績清簡下詔褒美贈繒帛久之致仕加銀青光祿

大夫以祿歸第卒
李守素者趙州人王世充平召署天策府倉曹參軍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人物始言江左山東尚相酬對至北地則笑而不答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曰倉曹此名豈雅目邪宜有以更之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時渭州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陳亡察自吳興遷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少受漢書於察盡傳其業寡嗜欲惟一於學未嘗問家人生貲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以父喪免服除補河間郡司法書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故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煬帝又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濬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陽閤泣辭去觀者歎曰仁者有勇謂此人乎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時思廉在洛陽遣使遺物三百段致書曰景想節義故有是贈王爲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爲梁陳二家史以卒父業賜雜綵五百段加通直散騎常侍以藩邸恩凡政事得失許密以聞思廉亦展盡無所諱帝幸九成宮思廉以爲離宮游幸是秦皇漢武事非堯舜禹湯所爲帝諭曰朕嘗苦氣疾熱即頓劇豈爲游賞者乎賜帛五十匹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贈太常卿謚曰康陪葬昭陵
孫璹

贊曰隋煬帝失德高祖總豪英與北方鼓行入關舉京師轟若震霆思廉以諸生侍孱王奮然陳大義挫虓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於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哉宜太宗之尊表云

璹字令璋少孤撫昆娟友愛力學才辯掞邁永徽中舉明經第補太子宮門郎以論撰勞進祕書郎稍遷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武后時擢夏官侍郎坐從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爲上應國姓裒類以聞后大悅拜檢校天官侍郎擢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永徽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坐事降司賓少卿延載初拜納言有司以璹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璹曰王敦犯順導典樞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累乎后曰此朕意卿無恤浮言證聖初加秋官尚書明堂火后欲避正殿應天變璹奏此人火非天災也昔宣榭火周世延建章焚漢業昌且彌勒成佛七寶臺須臾散壞聖人之道隨物示化況明堂布政之宮非宗廟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左拾遺劉承慶曰明堂所以宗祀爲天所焚當側身思過振除前犯璹挾前語以傾后意后乃更御端門大酺燕群臣與相娛樂遂造天樞著巳功德命璹爲使董督之功費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一級后封嵩山詔璹總知儀注爲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以使護作加銀青光祿大夫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葉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蓄而厚資養猛獸哉有詔大食停獻時九鼎成后欲用黃金塗之璹奏鼎者神器貴質朴不待外

飾臣觀其上先有五采雜[illegible]登待塗金為符曜耶后乃止契丹李
盡忠盜塞副梁王武三思為榆關道安撫使坐累下遷益州長史
始蜀吏貪暴璹擿發之無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
為二千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唯璹為兼之新都丞朱待
辟坐贓應死待辟所厚浮屠理中謀殺璹據劒南有密告后者詔
璹窮按璹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株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
洛州長史宋玄爽御史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餘
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譟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璹獄
不平有詔勿治召拜地官冬官二尚書久之致仕卒年七十四遺
令薄葬贈越州都督謚曰成弟班
班篤學有立志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
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班凡四上書

諫其一曰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
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
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
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僞有黷盛德臣望悉出
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齊高帝闌檻用
銅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佩去杜
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留心恭儉
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
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
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冀免詐謬

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常侍遷祕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所歷定州刺史尚書官皆與璹相繼云卒年七十四始曾祖察嘗撰漢書訓纂而後之注漢書者多竊取其義爲己說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祕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耶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祕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稱錄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捐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承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爲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大理卿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主梁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祕書丞魏徵主齊祕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文學姚思廉主陳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譔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爲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

棻更與祕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祕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太子承乾廢坐除名爲民召拜雅州刺史又坐事免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爲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除祕書少監永徽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修國史遷太常卿高宗嘗召宰相及弘文館學士坐中華殿問何修而王若霸又當孰先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傳稱禹湯罪己

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然二主惑嬖色戮諫者造炮烙之刑此所以亡也帝悅厚賜以答其言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八十四謚曰憲時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

鄧世隆者相州人隋大業末王世充兄子太戍河陽引爲賓客秦王攻洛陽遺書諭太世隆報書夸慢洛陽平亡命變姓名號隱玄先生棲白鹿山貞觀初召授國子主簿與崔仁師慕容善行劉顗庾安禮敬播俱爲修史學士世隆內負罪居不聊太宗遣房玄齡諭曰爾爲人作書各忠其主耳我爲天子尚甘心疋夫邪毋有後疑改著作佐郎歷衛尉丞初帝以武功定天下晚始嚮學多屬文賦詩天格贍麗意悟冲邈十三年世隆上疏請加集錄帝謙不許終著作郎

蘇胤蘇州吳人父覽仕隋祕書學士胤永徽中累遷起居郎兼修
國史以撰太宗實錄勞加朝散大夫弘文館學士論次國史加朝
請大夫封餘杭縣男終司文郎中子琮武后時爲天官侍郎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卒后曰琮不幸令雖不舉哀然朕以股肱特廢視
事一日

李延壽者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修
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
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
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
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
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
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
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
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嘗
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其家帛五十段藏副
祕閣仍別錄以賜皇太子云李仁實魏州頓丘人官至左史著格
論通曆等書行于時

峘德棻五世孫天寶末及進士第遇祿山亂去隱南山豹林谷楊
綰微時數從之游而峘博學有口辯綰爲禮部侍郎脩國史薦峘
自華原尉拜右拾遺兼史職累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
注亡散峘裒掇詔策備一朝之遺自開元天寶間名臣事多漏略
拙于取棄不稱良史大曆中以刑部員外郎判南曹遷司封郎中
知制誥兼史館脩撰德宗立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
用度峘諫曰臣伏讀漢劉向論山陵之誡良史咨歎何者聖賢勤

儉不作無益昔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
畢陌無丘隴處漢文葬霸陵不起山墳禹非不忠啟非不順周公
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儉觳為無窮計宋文公厚葬
春秋書華元為不臣桓魋為石槨夫子以為不如速朽由是觀之
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
之義貴合于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
陛下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咈顧命纔經誼臣竊懼之今赦
令甫下諸條未出望速詔有司從遺制便詔答曰朕頃議山陵荒
哀迷謬以違先旨卿引據典禮非唯中朕之失亦使朕不遺君親
于患敢不聞義而從奉以終始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峘在吏部因
尚書劉晏力時楊炎為侍郎故峘內德晏至分闕以善闕奉晏惡
闕與炎炎心不平建中初峘為禮部侍郎炎執政不為憾炎出故

宰相杜鴻漸門下其子封求弘文生以託峘峘謝使者曰得公手
署峘得以識炎不疑署送之峘即日奏言宰相追臣以私從之負
陛下不從則害臣帝以詰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姦人無可
奈何欲殺之炎苦救解乃貶衡州別駕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
子右庶子復為修撰性愎且介入人與為怨孔述睿同修史峘忿
細故數侵之述睿長者無所校貞元五年坐守衡州自前刺史戸
口為已最實參素惡之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為江西觀察
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
者至迎謁頗怏怏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生
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容步進不袜首
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擿峘舉奏前刺史過失無狀不宜按部
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

以賙給之在衢十年順宗立以祕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代宗實録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以勞贈工部尚書

贊曰文本才猷世南鯁諤百藥之持論亮思廉之遂雅德棻之辭章皆治世華釆而洟汨於隋光明於唐何哉蓋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夫典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爲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

岑虞李褚姚令狐列傳第二十七 終

蘇章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蘇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仕後魏通直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建威縣侯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父死王事有詔襲爵世長號踊不自勝帝爽然改容入隋爲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爲都水少監督漕上江會煬帝被弒發喪慟聞行路更爲王世充太子太保行臺右僕射與世充兄子弘烈及其將豆盧行褒戍襄陽高祖與之舊數遣使者諭降輒殺之洛陽平始與弘烈歸帝誅褒而誚世長頓首謝曰古帝王受命以比逐鹿一人得禽萬夫斂手豈有獲鹿後忿同獵者問爭肉罪邪今陛下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事且武功舊人亂離以來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若殺之是絶其類帝

笑釋之授玉山屯監引見玄武門與語平生謂之曰卿自謂佞邪直邪對曰愚且直帝曰若直者何爲背賊歸我對曰洛陽平天下爲一臣智窮力屈乃歸陛下使世充不死臣據漢南尚爲勍敵帝大笑嘲曰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世長曰名長意短誠如聖旨口正心邪不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悅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詫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帝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曰爲臣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時武功郿新經突厥寇掠鄉聚凋虛帝將遂獵武功世長諫曰突厥向盜劫入陛下救卹之言未出口又獵其地殆百姓不堪所求帝不聽侍宴披香殿酒酣進曰此煬帝作邪何雕麗底此帝曰卿好諫似直然詐也豈不知此殿我所營乃詭云煬帝邪對曰臣但見傾宮鹿臺非受命聖人所爲者陛下武功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爲足今天下厭隋之侈以歸有道陛下宜刈奢淫復朴素今乃即其宮加雕飾焉欲易其亂得乎帝咨重其言歷陝州長史天策府軍諮祭酒引爲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郤賂遺朝廷壯之出爲巴州刺史舟敗溺死世長有機辯淺于學嗜酒簡率無威儀初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于廛五伯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高宗時爲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良嗣數諫王以法繩府官不職者甚見尊憚帝異之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時關内饑人相食良嗣政上嚴每盜發三日内必禽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守西京嘗遇尤渥尚

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
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遷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嗣怒叱左右批其
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弟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載
初元年罷左相加特進仍知政事與韋方質素不平方質坐事誅
引逮之后辨其非良嗣悸謝不能興輿還第卒年八十五詔百官
往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始良嗣爲洛州長史坐僚壻累
下徙冀州刺史其人往謝良嗣色泰定曰初不聞有累在荊州時
州有河東寺本蕭詧爲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
乎奏易之而當世恨其少學云子踐言官太常丞爲酷吏所陷死
嶺南削父爵没其家神龍元年復贈司空以踐言子務元襲爵終
鄒王府長史

從孫弁字元容擢進士調奉天主簿德宗出狩而縣令計事在府
官屬皆惶恐欲遁走弁曰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坐
伏匿斬以徇諸君知之乎衆乃定車駕至儲偫畢給帝嘉之試大
理司直朱泚平進監察御史擢累倉部郎中判度支案裴延齡死
帝召弁見延英賜紫衣金魚以度支郎中副知度支事位郎中上
知度支有副自弁始弁通學術吏事精明承延齡後平賦緩役略
煩苛人賴其寬久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改太子詹事舊制詹事
位在太常宗正卿下御史中丞竇參卑之徙班河南太原尹下弁
造朝輒就舊著有司疑詰紿曰我已白宰相復舊班殿中侍御史
鄭儒立劾奏待罪金吾有詔原罪坐前以腐粟給邊貶汀州司戶
參軍是時兄袞爲贊善大夫冕京兆士曹參軍以弁故貶袞永州
冕信州司戶參軍袞年老瞑不能視帝閔之聽還又有稱冕才者

帝悔不用而衰以老先還重追冕更問大臣昆弟可任者左右以
王紹之兄紓韓臯之兄群對帝乃擢紓右補闕群考功員外郎冕
遂不復用數年起弁爲滁州刺史卒弁聚書至二萬卷手自讎定
當時稱與祕府埒弁之判度支方大旱州縣有逋米斷貞元八年
以前凡三百八十萬斛入亡數在弁奏請出以貸貧民至秋而償
詔可當時譏其罔君云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隋開皇中以明經補符璽直長嘗奏事文帝
前帝曰外事不便可言之時兵部侍郎柳述侍雲起卽奏述性豪
侈未嘗更事特緣主壻私握兵要議者謂陛下官不擇賢此不便
者帝顧述曰雲起言而藥石也可師之仁壽初詔百官舉所知述
舉雲起通事舍人大業初改謁者建言今朝廷多山東人自作門
戸附下罔上爲朋黨不抑其端必亂政因條陳姦狀煬帝屬大理

推究於是左丞郎蔚之司隸別駕郎楚之等皆坐免會契丹寇營
州詔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啟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
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並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
馬三喻五復之旣而紇干一人犯令卽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
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始契丹事突厥無閒且不虞雲起至旣
入境使突厥紿云詣柳城與高麗市易敢言有隋使在者斬契丹
不疑因引而南過賊營百里夜還陣以遲明掩擊之獲契丹男女
四萬以女子及畜産半賜突厥男子悉殺之以餘衆還帝大喜會
百官於廷曰雲起將突厥兵平契丹以奇用師有文武才朕自舉
之拜治書御史因劾奏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怙寵放
命四方有變不以聞聞不以實朝議少賊不多發兵官兵少賊衆
數見敗北賊氣日張請付有司案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訾大

臣毀朝政所言不情貶大理司直帝幸江都請告歸高祖入關上謁長樂宮授司農卿陽城縣公武德初進上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時議討王世充雲起上言京師初平人未堅附百姓流離仍歲無年盩厔司竹藍田谷口盜賊群屯京都椎剽乘夜竊發重以梁師都嫁情北胡陰計內鈔爲腹心患釋此不圖而窺兵函洛姦人乘虛一旦有變禍且不細臣愚以爲不若戢兵務農須關中妥安士氣餘飽然議討伐一舉可定從之會突厥入寇詔總幽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改遂州都督益州行臺兵部尚書時僕射竇軌數奏生獠反冀得集兵以威衆雲起數持掣軌宣言雲起通賊營私由是始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驛報軌疑雲起有變陰設備乃告之雲起不信曰詔安在軌曰公建成黨今不奉詔反明矣遂殺之初雲起師太學博士王頗

每歎曰韋生識悟富貴可自致然疾惡甚恐不得死訖如言孫方質光宅初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地官尚書嘗屬疾武承嗣兄弟往候方質據牀自若或曰倨見權貴且速禍答曰吉凶命也丈夫豈能折節近戚以苟免邪俄爲酷吏所陷流死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史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其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隋失天下者何不聞其過也方自謂功德盛五帝邁三王窮侈極欲使天下士肝腦塗地戶口殫耗盜賊日滋當時非無直言之臣卒不聞悟者君不受諫而臣不敢告之也向使開不諱之路官賢授能賞罰時當人人樂業誰能搖亂者乎陛下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跬大業以成勿以得天下之易而忘隋失之不難也天子動則左史

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凡蒐狩當順四時不可妄動且陛下即位之
明日有獻鷂者不御而受此前世弊事奈何行之相國參軍事盧
牟子獻琵琶長安丞張安道獻弓矢並被賚賞以率土之富何索
不致豈少此物哉其二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始見崇用此謂
淫風不得不變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稱以衣妓工待玄武門游
戲臣以為非詒子孫之謀傳曰放鄭聲遠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
夏請並廢之以復雅正其三臣聞性相近習相遠今皇太子諸王
左右執事不可不擇大抵不義無賴及馳騁射獵歌舞聲色慢游
之人止可悅耳目備驅馳至拾遺補闕決不能也況觀前世子姓
不克孝兄弟不克友莫不由左右亂之願選賢才澄僚友之選帝
大悅即詔周隋之晚忠臣結舌是謂一言喪邦者朕惟寡德不能
性與天道然冀獮諧以輔不逮而群公卿士罕進直言伏伽至誠

慷慨據義懇切指朕失無所諱其以伏伽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
百匹初帝授禪伏伽最先諫帝欲盡下情故不次見擢以示群臣
是時軍興賦斂重伏伽數請蠲損帝語裴寂曰隋為無道主驕於
上臣諂於下下上蔽蒙至身死匹夫手寧不痛哉我今不然平亂
責武臣守臣責儒臣程能付事以佐不逮虛心盡下冀聞嘉言若
李綱孫伏伽可謂諍臣矣俛首噤默豈朕所望哉東都平大赦天
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稱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之不可不慎也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
原之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世充建德所部赦後
乃欲流徙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蹠狗
吠堯吠非其主今與陛下結髮雅故往為賊者彼豈忘陛下哉蓋
隔故也至疏[illegible]待[illegible]罪之由古以來何始無[illegible]言然止稱堯舜者

何也直[illegible]務也昔天下未平容應機制變今四方已定設
法須與人共之法者陛下自作須自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也
自爲無信欲人之信若爲得哉賞罰之行無貴賤親疏惟義所在
臣愚以爲賊黨於赦當免者雖甚無狀宜一切加原則天下幸甚
又表置諫官帝皆欽納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
出馳射伏伽諫曰臣聞天子之居禁衛九重出也警入也蹕非直
尊其居處爲社稷生人計也比聞陛下走馬射帖娛悅群臣殆非
所以導養聖躬垂憲後代此直少年諸王務耳安得既爲天子尚
行之乎竊爲陛下不取[illegible]曰卿能言朕失能改之天下庶有
瘳乎後坐奏囚失免官起爲刑部郎中累遷大理卿時司農市木
橦倍直與民右丞韋悰劾吏隱沒事下大理訊鞫伏伽曰緣官市
貴故民直賤臣見司農識大體不見其罪帝悟顧悰曰卿不逮伏
伽遠矣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始伏伽拜御史時
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于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
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以比顧雍云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
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
無使善人解體建德命釋縛署治書侍御史不拜聞江都已弑始
爲建德黃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
自古未有如隋亂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且萬乘之尊身決庶
務日斷十事五不中者信善有如不中者何一日萬機積其失不
亡何待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則高居深拱疇敢犯之隋末盜
起爭天下者不十數餘皆保城邑以須有道聽命是欲背上怙亂
者果鮮特人君不能安之而挻之亂也以陛下聖神跡所以危鑒

所以亡日愼一日雖堯舜何以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
觀四年詔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玄素上書曰臣惟秦始
皇帝藉周之餘夷六國統壹尊將貽之萬世及子而亡者殫嗜奔
欲以逆天害人也天下不可以力勝唯當務儉約薄賦斂以身先
之乃能大安今東都未有幸期前事土木戚王出藩又當營構科
調繁仍失疲人望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曾觀廣殿皆撤毀之
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有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
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爲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
役以產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
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
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弗
敢康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爲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

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爲轂
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齎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
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章華就楚衆離
乾陽畢功隋人解體今民力未及隋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
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帝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
若此殿卒興同歸於亂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
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
而宮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謂何帝顧房玄
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
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賜綵二百匹魏徵名梗挺聞
玄素言歎曰張公論事有囘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歷太子少
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

親惟德是輔茍違天道人神棄之古者田三驅非以教殺除民害
也今反以獵爲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傳曰事不師古匪說攸
聞然則探道在學古在師訓孔穎達奉詔講勸宜數逮問裨
萬分博選賢傑朝夕侍左右與相規摩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
則善美矣夫在人上者常求爲善也然性不勝情耽惑成亂下有
諛言君道乃虧古人有云勿以惡小不去善小不爲禍福之來皆
根於初護終若始猶懼其替始不護焉終將安歸太子不納又上
書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餐下白屋況下周公之人哉殿下資
質天就尚須學以表飾之孔穎達趙弘智皆宿德鉅髦兼識政機
望數召見述古今增懿明德雕蟲小技正可間召代博奕不宜屢
也騎射畋游蓺戲酣歌悅耳目移情靈不可以御夫心爲萬事主
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帝知數財正太子頗擢至銀

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久不見賓友玄素曰宮中所見止婦
人不知如樊姬等可與益聖德者幾何若無之卽便詖艷嬖何足
顧哉上惟東宮之重高署賢才爲寮佐今乃不得進見將何以朝
納誨夕補遺哉太子諱其切夜遣戶奴以騎檛狙擊危脫死嘗聞
宮中擊鼓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旣不悛醜德日聞玄
素不能已上書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書傳所載或
遠臣請以近事喻之周武帝平山東庫宮陋食以安海內而太子
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祚狂暴日熾宗祀以
亡隋文帝所代是也文帝因周衰藉女資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
行惠上下安賴勇爲太子驕肆敗度今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
也當是時自謂有太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
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

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今上以殿下
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爲限節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
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爲工匠之肆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學
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緣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
游手雜色則圖画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暴內隱密者尚可
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徽美今反
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旣乎書入
太子怒遣刺客伺之會宮廢玄素坐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
史徙鄧州訖不復親近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始玄素與孫
伏伽在隋皆爲令史太宗常問玄素官立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
見帝曰君子不失言於人明主不失言於戲故言則史書之禮成
之樂歌之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侮靳朝

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爲非陛下昨問玄素在隋任何
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司玄素出不能徒
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唐家創業任官以才卜祝
庸保量能並用陛下以玄素擢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
辭窮負恥欲責其伏節死義安可得乎帝曰朕亦悔之伏伽雖廣
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

贊曰始唐有天下懲刈隋澈敝內讜言而世長等仇然獻忠時主
方褒聽藉以勸天下雖觸禁忌而無忤情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
後者視前人之爲猶以鯁論期榮故時時遭斥讓爲所厭苦非言
有巧拙所遭之時異也夫性有不可移雖堯舜弗能訓承乾之惡
根著于心而歸責玄素其何救哉此士亹辭不能傳太子諒矣

蘇韋孫張列傳第二十八　終

唐書一百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唐書一百四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有功於周爲太師燕國公父宣道仕隋至內史舍人大業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入關率羣從迎謁長春宮詔授渭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薛仁杲平識褚亮於囚虜中遷天策府中郎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三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慕虛名遺實患非久安計帝皆從之嘗謂志寧曰古者太子既生士負之即置輔弼昔成王以周召爲師傅日聞正道習以成性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無使邪僻啓其心勉

之官賞可不次得也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
以諷帝見大悅賜黃金十斤絹三百匹俄兼詹事以母喪免有詔
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兩立
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爲我卒輔道之志寧乃就職時太子以
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過度志寧諫以爲今東宮乃隋
所營當時號爲侈麗豈容復事磨礱彩飾於其間丁匠官奴皆犯
法亡命鉗鑿槌杵往來出入監門宿衛直長千牛不得苛問爪牙
在外廝役在內其可無憂乎又宮中數聞鼓聲太樂伎兒輒留不
出往年口敕丁寧殿下可不思之太子不納而左右多任宦官志
寧復諫曰奄宦者體非全氣專柔便佞託親近爲威權假出納爲
禍福故伊戾敗宋易牙亂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
顒爲侍中陳德信爲開府內預宴私外干朝政齊卒顛覆今殿下
左右前後皆用寺人輕忽高班陵轢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行
路之人咸以爲怪太子益不悅東宮僕御犢得番休而太子不聽
又私引突厥與相狎比志寧懷不能已上疏極言曰竊見僕寺司
馭爰及獸醫自春迄夏不得番息或家有慈親以闕溫凊或室有
幼弱以虧撫養殆非恕愛之意及突厥達哥支等人狀野心不可
以禮教期不可以仁信待狎而近之無益令望有損盛德況引內
閤中使常親近人皆震駭而殿下獨安此乎太子大怒遣張師政
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者入其第見志寧憔然在苫塊中不忍殺
乃去太子敗帝知狀謂曰聞公數諫承乾不聽公故至此是時宮
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拜左庶子遷侍中加
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監修國史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
太尉長孫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不

宜行刑且誣謀非本惡逆請依律待秋分乃決從之衡山公主旣
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寧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
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
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今議者云公除從吉此漢文
創制爲天下百姓耳公主身服斬衰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
心喪成婚非人情所忍於是詔公主待服除乃婚拜尚書左僕射
同中書門下三品頃之兼太子少師四年隕石十八于馮翊高宗
問曰此何祥也朕欲悔往修來以自戒若何志寧對春秋隕石于
宋五內史過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固有自然非一繫人
事雖然陛下無災而戒不害爲福也俄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
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
不墜今行成季輔始營產土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帝嘉之分其

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仍
同中書門下三品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褚遂良固爭不見從志
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
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謚曰定後追復左
光祿大夫太子太師志寧愛賓客樂引後進然多嫌畏不能有所
薦達也爲士議所少凡格式律令禮典皆與論譔賞賜以巨萬初
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
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銘之
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
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
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
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

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
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
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曾孫休烈
休烈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開元
初第進士又擢制科歷祕書省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四種
玄宗詔祕書寫賜休烈上疏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戎之
生心不可以無備昔東平王求史記諸子漢不與之以史記多兵
謀諸子雜詭術也東平漢之懿戚尚不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
寇讎安可貽以經典且吐蕃之性慓悍果決善學不回若達於書
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
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書檄之制
此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

屢奔命喪法危邦可取鑒也公主下嫁異國當用夷禮而反求良
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
去春秋夫春秋當周德既衰諸侯盛彊征伐競興情僞於是乎生
變詐於是乎起有以臣召君取威定霸之事誠與之國之患也狄
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
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
求哀啓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陶聲教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
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信節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
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郎中楊國忠爲宰相斥不附己者
出爲中部郡太守肅宗立休烈奔行在擢給事中遷太常少卿知
禮儀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
如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

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轉工部侍郎仍修史宰相李揆矜己護前羞與同史任爲等列奏徙休烈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卑下之休烈安然無屑意乾元初始詔百官元日冬至於光順門賀皇后休烈奏周禮有命夫朝人君命婦朝女君自顯慶以來則天皇后甫行此禮而命婦與百官雜處在禮不經帝罷之代宗嗣位甄別名品元載稱其清諒拜右散騎常侍兼修國史加禮儀使遷太常卿累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雖歷清要不治產性恭儉仁愛無喜慍之容樂賢下善推轂士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

妻韋卒天子嘉休烈父子著儒行詔贈韋國夫人葬給鹵簿鼓吹歲中休烈亦卒年八十一帝爲歎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遺謁者就第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進士第肅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爲祕書省校書郎楊憑李鄘呂元膺相繼辟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五遷至右司郎中進給事中左拾遺龐嚴爲元稹李紳所厚與蔣防俱薦爲翰林學士李逢吉誣紳罪逐之而出嚴爲信州刺史防汀州刺史敖封還詔書擠紳意申嚴枉及駮奏下乃論貶嚴太輕衆皆嗤誚逢吉乃厚敖三遷至戶部侍郎出爲宣歙觀察使敖修謹家世用文學進初爲時所稱及居官無所建明不選物以自容名益減卒贈禮部尚書四子球珪瓌琮皆清顯琮知名龐嚴者字子肅壽州壽春人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策第一拜拾遺辟

章峭麗累遷駕部郎中知制誥坐累出復入稍遷太常少卿太和五年權京兆尹彊幹不阿貴勢然貪利溺聲色卒于官

琮字禮用落魄不事事以門資爲吏久不調駙馬都尉鄭顥獨器之宣宗詔選士人尚公主者顥語琮曰子有美才不飾細行爲衆毀所抑能爲之乎琮許諾中書舍人李潘知貢舉顥以琮託之擢第授左拾遺初尚永福公主主未降食帝前以事折匕箸帝知其不可妻士大夫更詔尚廣德公主咸通中以水部郎中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閱五月轉兵部侍郎判戸部八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兼戸部尚書爲韋保衡所構檢校司空山南東道節度使三貶韶州刺史保衡敗僖宗以太子少傅召未幾復爲山南節度使入拜尚書右僕射黄巢陷京師以病臥家巢欲爲起爲相琮辭疾賊迫脅不止乃曰吾死在旦夕位宰相義不受污賊遂害之

高馮字季輔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母喪以孝聞兄元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賊衆畏伏吏歸附之至數千人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降授陟州總管府戸曹參軍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爲今天下大定而刑未措何哉蓋謀猷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昧經遠故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如尚書八坐人主所責成者也宜擇溫厚脩絜者任之敦朴素革浮僞使家識慈孝人知廉恥過行者被嗤於鄉不眤者蒙擯於親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帥節儉而營繕未息丁匠不能給驅使又和雇以重勞費人主所欲何求而不得願愛其財毋使殫惜其力毋使弊畿內數州京師之本土狹人庶儲畜少而

科役多宜蒙優貸令得休息彊本弱支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頗
舒閑宜爲差等均量勞逸公侯勳戚之家邑入俸稍足以奉養而
貸息出舉爭求什一下民化之競爲錐刀宜加懲革令外官卑品
皆未得祿故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爲政之道期於易從不
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巡察歲出輶軒繼軌而侵漁不息也宜及
戶口之繁倉庾且實稍加稟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
效則官人畢力矣密王元曉等俱陛下懿親當正其禮比見帝子
拜諸叔諸叔答拜爵封既同當明昭穆願垂訓正以爲彝法書奏
太宗稱善進授太子右庶子數上書言得失辭誠切至帝賜鍾乳
一劑曰而進藥石之言朕以藥石相報後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
物帝賜金背鏡一況其清鑒焉久之遷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
監修國史進爵蓨縣公永徽初加光祿大夫侍中兼太子少保感

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
候增損卒年五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荆州都督謚曰憲官給輀
車歸葬於鄉子正業仕至中書舍人坐善上官儀貶嶺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少師事劉炫炫謂門人曰行成體局
方正廊廟才也隋大業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
世充度支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家貧代計吏集京師擢
制舉乙科改陳倉尉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選吏豈無才用
特達者朕將用之銳言行成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召補殿中侍御
史糾劾嚴正太宗以爲能謂房玄齡曰古今用人未嘗不因介紹
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嘗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
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是示人以隘矣帝
稱善賜名馬一錢十萬衣一稱自是有大政事令與議焉累遷給

事中帝嘗謂羣臣朕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舜禹
湯武得稷卨伊呂而四海安漢高祖有蕭曹韓彭而天下寧茲事
朕皆兼之行成退上疏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
人塗炭何周漢君臣所能比數雖然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
武誠無將相材奚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
功哉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太子駐定州監國詔曰
吾乃送公衣錦過鄉邪令有司祠其先墓行成薦里人魏唐卿崔
寶權馬龍駒張君劼皆以學行聞太子召見以其老不可任以事
厚賜遣之太子使行成詔行在帝見悅甚賜勞尤渥還爲河南巡
察大使稱旨檢校尚書左丞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
曰皇太子宜留監國對百寮日決庶務既爲京師重且示四方盛
德帝以爲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位封北平縣公監修國

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
動臣宜靜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
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深思
以杜未萌帝然之詔五品以上極言得失俄拜尚書左僕射太子
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制答曰古
者策免乖罪己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敕
勿復辭行成固請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泫然流涕行成
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詔九品以上
就第哭比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儀同三
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謚曰定弘道元年詔配享高宗廟廷族子
易之昌宗

易之幼以門蔭仕累遷尚乘奉御既冠頎皙美姿製音技多所曉

通武后時太平公主薦其弟昌宗得侍昌宗白進易之材用過臣
善治鍊藥石即召見悅之兄弟皆幸出入禁中傅朱粉衣紈錦盛
飾自喜即日拜昌宗雲麾將軍行左千牛中郎將易之司衛少卿
賜甲第帛五百段給奴婢橐它馬牛充入之不數日進拜昌宗銀
青光祿大夫賜防閤同京官朝朔望追贈父希臧爲襄州刺史母
韋母臧並封太夫人尚宮問省起居詔尚書李迥秀私侍臧昌宗
興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
執轡箠號易之爲五郎昌宗六郎又加昌宗右散騎常侍聖曆二
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
知名士閻朝隱薛稷員半千爲供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
樗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淫蠱顯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
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寓鶴裴回庭
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醜聲甚思有以掩覆之
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彥伯等二
十有六人譔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
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
國公實封各三百戶后既春秋高易之兄弟顓政邵王重潤與永
泰郡主竊議皆得罪縊死御史大夫魏元忠嘗劾奏易之等辠易
之訴於后反誣元忠與司禮丞高戩約曰天子老當挾太子爲耐
久朋后問孰爲證左易之曰鳳閣舍人張說瞿曰庭辯皆不讎然
元忠說猶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狠籍御史臺劾奏之
乃詔宗晉卿李承嘉桓彥範袁恕己參鞫而司刑正賈敬言窺望
后旨奏昌宗彊市罪當贖詔曰可承嘉彥範進曰昌宗贓四百萬
尚當免官昌宗大言曰臣有功於國不應免官后問宰相內史令

楊再思曰昌宗主錬丹劑陛下餌之而驗功最大者也即詔釋之
歸罪其兄昌儀同休皆貶官已而后久疾居長生院宰相不得進
見惟昌宗等侍側昌宗恐后不諱禍且及乃引支黨日夜與謀爲
不軌事然小人疏險道路皆知之至有榜其事於衢左者左臺御
史中丞宋璟亟請按攝后陽許璟俄詔璟外按幽州都督屈突仲
翔更敕司刑卿崔神慶問狀神慶妄奏云昌宗應原璟執奏昌宗
法當斬后不荅左拾遺李邕進曰璟之言社稷計也願可之后終
不許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暐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
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期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
歡踊臠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天寶九載昌期女上表自
言楊國忠助之詔復易之兄弟官爵賜同休一子官
贊曰千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七
首揕胷不愧也及武后立不敢出一言知高宗之昧雖死無益也
季輔行成數進諫然雍容有禮皆長厚君子哉

于高張列傳第二十九 終

長孫褚韓來李上官列傳第三十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籖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皇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房玄齡謂无忌曰禍隙已牙敗不旋踵矣夫就大計者遺細行周公所以絀管蔡也遂俱入白王請先事誅之王未許无忌曰大王以舜何如人王曰睿哲文明爲子孝爲君仁又何議哉對曰向使濬井弗出得爲孝乎塗廩弗下得爲仁乎大杖避小杖受良有以也王未決事益急乃遣无忌陰召房玄齡杜如晦定計无忌與尉遲敬德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公孫武達獨孤彥雲杜君綽鄭仁恭李孟嘗討難平之王爲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公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常出入卧內進尚書右僕射突厥頡

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
之失信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討之便无忌曰今我
務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使遂弱且不能來我又何求臣謂按甲
存信便帝曰善然卒取突厥或有言无忌權太盛者帝持表示无
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懷所聞不言斯則蔽矣因普示
羣臣曰朕子幼无忌於我有大功視之猶子也疏間親新間舊之
謂不順朕無取焉无忌亦自懼貴且亢后又數言之遂解僕射授
開府儀同三司與房玄齡杜如晦尉遲敬德皆以元勳封一子郡
公進冊司空知門下尚書省事无忌辭又因高士廉口陳以外戚
位三公嫌議者謂天子以私后家帝曰朕任官必以才不者雖親
若襄邑王神符不妄授若才雖仇如魏徵不棄也夫緣后兄愛昵
厚以子女玉帛豈不得以其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公等孰不曰

然无忌固讓詔答曰黃帝得力牧爲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爲三王
祖齊桓得管仲爲五伯長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帝又思所
與共艱難賴无忌以免作威鳳賦[illegible]賜且況其功帝欲功臣並世
襲刺史貞觀十一年乃詔有司朕憲明靈之祐賢佐之力克翦多
難清寓內蓋時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朕所不取刺史古諸
侯雖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无忌等義貫休戚効挺夷險嘉庸懿績
簡在朕心其改錫土宇用世及之制乃以无忌爲趙州刺史以趙
爲公國房玄齡爲宋州刺史國於梁杜如晦贈密州刺史國於萊
李靖濮州刺史國於衛高士廉申州刺史國於申侯君集陳州刺
史國於陳道宗鄂州刺史王江夏孝恭觀州刺史王河間尉遲敬
德宣州刺史國於鄂李勣蘄州刺史國於英段志玄金州刺史國
於襃程知節普州刺史國於盧劉 弘基朗州刺史國於夔張亮禮

州刺史國於郎凡十有四人餘官食邑尚不在无忌等辭曰羣臣披荆棘事陛下今四海混一誠不願違遠左右而使世牧外州與遷徙等帝曰割地封功臣欲公等後嗣長爲藩翰而薄山河之誓反爲怨望朕亦安可彊公土宇邪遂止後帝幸其第自家人姻婭勞賜皆有差久之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決坐兩儀殿羣臣已罷獨留无忌玄齡勣言東宮事因曰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无忌等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无忌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帝又欲立吳王恪无忌密爭止之帝征高麗詔攝侍中還

辭師傅官聽罷太子太師遥領揚州都督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悦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謂高士廉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所乏者骨鯁耳唐儉有辭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事朕二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緩急非可倚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焉周敏鋭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无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捫无忌頤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與遂

良入受詔顧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爾輔政勿令讒毀者害之有頃崩方在離宮皇太子悲慟无忌曰大行以宗廟社稷屬殿下宜速即位因祕不發喪請還宮太子即位是爲高宗進无忌太尉檢校中書令猶知門下尚書二省固辭尚書省許之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復詣其家申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帝後召无忌遂良及于志寧言后無息昭儀有子必欲立之者无忌已數諫即曰先帝付託遂良願陛下訪之遂良極道不可帝不聽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臨按傅致反狀帝驚曰將妄人構間殆不其然敬宗具言反跡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高陽公主與我同氣往謀反今舅復

爾使我重愧天下柰何對曰房遺愛口乳臭與女子反安能就事无忌奸雄天下所畏伏一旦竊發陛下誰使禦之今即急恐攘袂一呼以嘯同惡且爲宗廟憂陛下不見隋室乎宇文化及父述相弟尚主而身掌禁兵煬帝處之不疑然而起爲戎首遂亡隋願陛下決之帝猶疑更詔審覈明日敬宗言无忌反明甚請逮捕帝泣曰舅果爾我決不忍殺後世其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舅薄昭從代來有功後坐殺人帝惜撓法令朝臣喪服就哭之昭自殺良史不以爲失今无忌忘先帝之德捨陛下至親乃欲移社稷敗宗廟豈特昭比邪在法夷五族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乘機亟行緩必生變无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王莽司馬懿之流今逆徒自承何疑而不決帝終不質問遂下詔削官爵封戶以揚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所在發兵護送流其子祕書監沖等於嶺

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後數月又詔司空勣中書令敬宗侍中茂將等覆按反獄敬宗令大理正袁公瑜御史宋之順等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沖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恩于檀口大抵朞親皆謫徙初无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帝亦賓禮老臣拱巳以聽綱紀設張此兩人維持之也既二后廢立計不合姦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屠覆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追復官爵以孫元翼襲封初无忌自作墓昭陵塋中至是許還葬文宗開成三年詔曰每覽國史至太尉无忌事未嘗不廢卷而歎其以裔孫鈞為猗氏令

无忌從父敞字休明隋煬帝為晉王敞以庫直從畋驪山王凌危逐鹿諫曰大王冒垂堂淫原獸可乎王遂止即位頗見識擢及幸江都留守禁籞高祖入關率子弟謁新豐授將作少監出為杞州刺史貞觀初坐受賕免太宗以后屬歲私給稟償其費累封平原郡公卒贈幽州都督謚曰良陪葬昭陵

從父弟操字元節父覽為周大司徒薛國公操有學術初高祖辟署相國府金曹參軍未幾檢校虞州刺史從秦王征討常侍旁與聞祕謀徙陝州城中無井人勤于汲操為釃河溜入城百姓利安以母喪解長老守闕頌遺愛服除封樂壽縣男為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褒揚永徽初以陝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謚曰安葬給鼓吹至虞罷

子詮尚新城公主詮女兄為韓瑗妻无忌得罪詮流巂州有司希旨殺之詮有甥趙持滿者工書善騎射力搏虎走逐馬而仁厚下士京師無貴賤愛慕之為涼州長史嘗逐野馬射之矢洞于前邊人畏伏詮之貶許敬宗懼持滿才能仇巳追至京屬吏訊搒色不

變曰身可殺辭不可枉吏代爲占死獄中无忌族叔順德
順德仕隋爲右勳衛征遼當行亡命太原素爲高祖親厚太宗將
起兵令與劉弘基募士於外聲備賊至數萬人乃結隊按屯大將
軍府建授統軍從平霍邑臨汾絳郡有功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
潼關通將奔洛陽順德䟦追桃林執通以獻遂定陝縣功多進左
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討建成餘黨食千二百戶賜宮女詔宿內
省俄以受賕爲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若
令觀古今自鑒有以益國家者朕當與共府庫何至以貪冒聞乎
因賜帛數十媿切之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以賂破法不可赦奈
何又賜之帝曰使有恥者得賜甚於戮如不能乃禽獸也殺之何
益李孝常謀反坐與交削籍爲民歲餘帝閱功臣圖見其像憐之
遣宇文士及視順德順德方頹然醉遂召爲澤州刺史復爵邑順
德素少檢侈放自如至是折節爲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
問順德繩擿無所容遂爲良吏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
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尋坐累還第喪息女感疾甚帝薄之謂
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牽愛至大病胡足䘏未幾卒遣使
弔之贈荊州都督謚曰襄貞觀十三年封邳國公永徽中加贈開
府儀同三司

褚遂良字登善通直散騎常侍亮子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
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
楷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
無舛冒者十五年帝將有事太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
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初方告成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

所未合昔漢武帝行岱禮優柔者數年臣愚願加詳慮帝寤詔罷封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帝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爲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能書吾惡也是時魏王泰禮秩如嫡羣臣未敢諫帝從容訪左右曰方今何事尤急岑文本汎言禮義爲急帝以不切未領可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弟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求賢者保傅之夫事人久情媚熟則非意自生其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著爲令帝嘗怪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金又不止必玉爲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于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昔二漢以郡國參治雜用周制今州縣率倣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雖然刺史民之師帥也得人則下安措失人則家勞劫故漢宣帝曰與我共治惟良二千石乎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畏仰天威不敢犯禁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敦遣昔東漢明章諸帝友愛子弟雖各有國幼者率留京師訓飭以禮訖其世諸王數十百惟二人以惡敗自餘湌和染教皆爲善良此前事已驗惟陛下省察帝嘉納太子承乾廢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爲嗣因

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卽詔長孫无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宫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俄授太子賓客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延陀曩一俟斤耳因大兵北討蕩平沙塞威加諸外而恩結於内以爲餘寇不可以無酋長故璽書鼓纛立爲可汗負抱之恩與天無極數遣使請婚於朝陛下既開許爲御北門受獻食令一朝自爲進退所惜少所失多虧信夷狄方生嫌恨殆不可以訓戎兵勵軍事也且龍沙以北部落牛毛中國擊之不能盡亦猶可北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虚外實内懷之以德使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也惟陛下裁幸不納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爲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詆其計帝意遂決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取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愼將付鋭兵十萬翔旝雲輣唾手可取昔侯君集李靖皆庸人爾猶能撅高昌纓突厥陛下止發蹤指示得歸功聖明前日從

陛下平天下虓士爪臣氣力未衰可驅策惟陛下所使臣聞涉遼而左或水潦平地淖三尺帶方玄菟海壤荒漫決非萬乘六師所宜行是時帝銳意蕩平不見省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莫離支遣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殺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莫離支所貢不臣之篚不容受詔可以其使屬吏帝既平高昌歲調兵千人往屯遂良諫諍不可帝志取西域寘其言不用西突厥寇西州帝曰往魏徵褚遂良勸我立麴文泰子弟不用其計乃今悔之帝於寢宮側别置院居太子遂良諫以為朋友深交者易怨父子滯愛者多悳宜許太子間還東宮近師傅專學藝以廣懿德帝從其言會父喪免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坐事出為同州刺史再歲召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兼太子賓客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无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勲有不如意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絶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无忌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

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
州未幾貶愛州刺史遂良內憂禍恐死不能自明乃上表曰往者
承乾廢岑文本劉洎奏東宮不可少曠宜遣濮王居之臣引義固
爭明日仗入先帝留无忌玄齡勣及臣定策立陛下當受遺詔獨
臣與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號慟臣即奏請即位大行柩前當
時陛下手抱臣頸臣及无忌請即還京發哀大告內外寧謐臣力
小任重動貽伊戚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帝昏懦牽於武后訖不
省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
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冲流愛州殺之帝遺詔聽其家
北還神龍中復官爵德宗追贈太尉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
爲臨汝尉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工男一孫祔咸通
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葬陽翟六

遂良曾孫璆字伯玉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突厥
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
氣象凝挺不減在臺時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建言周律其
屬三千秦漢後約爲五百依古則繁請崇寬簡以示惟新於是採
開皇律宜於時者定之終刑部尚書秦州都督府長史潁川縣公
瑗少負節行博學曉吏事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遷
黃門侍郎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
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
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
尚知相擇況天子乎詩云赫赫宗周襃姒威之臣讀至此常輟卷
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褚遂

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德無二向日論
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
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被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
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
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蠅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
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或驅逐舊臣遂不
省察乎帝愈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不報顯慶二年許敬宗李
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
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
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
官奴神龍初武后遺詔復官爵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
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

爲鳳鳴朝陽

來濟揚州江都人父護兒隋左翊衛大將軍宇文化及難闔門死
之濟幼得免轉側流離而篤志爲文章善議論曉暢時務擢進士
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莫敢
對濟曰陛下上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除考功
員外郎十八年初置太子司議郎高其選而以濟爲之兼崇賢館
直學士遷中書舍人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兼弘文館學士監修
國史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南陽縣男遷中書令檢校吏部尚書
帝將以武氏爲后濟諫曰王者立后以承宗廟母天下宜擇禮義
名家幽閑令淑者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故文王興姒關雎之
化蒙被百姓其福如彼成帝縱欲以婢爲后皇統中微其禍如此
惟陛下詳察初武氏被寵帝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妃有常員今

別立號不可武氏已立不自安后更讓言濟等忠鯁恐前經執奏輒懷反仄請加賞慰而實銜之帝示濟及瑗濟等益懼顯慶初兼太子賓客進爵為侯帝嘗從容問馭下所宜濟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食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公曰吾府庫有限安得而給老人曰春不奪農時即有食夏不奪蠶工即有衣由是言之省徭役馭下之宜也於時山東役丁歲別數萬人又議取庸以償雇紛然煩擾故濟對及之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罔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年五十三贈楚州刺史給靈轝還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衎於財有氣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遽注曰如志遂以處約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云

濟異母兄恒上元中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父本驍將而恒濟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主工作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豈有種邪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其先出隴西望姓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庭辨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義琰姿體魁秀博學有智識累遷中書侍郎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事得寢章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帝每顧問必鯁切

不回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爲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義琰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遷銀青光禄大夫聽致仕乃歸田里公卿以下悉祖餞通化門外時人比漢疏廣垂拱初起爲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

子巢幼豪俊善騎射而不治細行義琰嘗抱之絶其交游後亡走闕下獻書陳利害拜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義琰從祖弟義琛

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貞觀中文成公主貢金遇盗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爲加七階初義琰使高麗其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王詞屈爲加禮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累遷刑部侍郎爲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詔貧人就食商鄧義琛恐流徙不還上疏固爭左遷黎州都督終岐州刺史子綰爲柏人令有仁政縣爲立祠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陝人父弘爲隋江都宮副監大業末爲陳稜所殺時儀幼左右匿免冒爲沙門服寖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館直學士遷祕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宴私未嘗不預轉起居郎高宗即位爲祕書少監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

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爲清言儀工詩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猒勝中人王伏勝發之帝因大怒將廢爲庶人召儀與議儀曰皇后專恣海內失望宜廢之以順人心帝使草詔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訴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儀教我后由是深惡儀始忠爲陳王時儀爲諮議與王伏勝同府至是許敬宗構儀與忠謀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於后而帝拱手矣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庭芝女中宗時爲昭容追贈儀爲中書令秦州都督楚國公庭芝黃門侍郎岐州刺史天水郡公以禮改葬

贊曰高宗之不君可與爲治邪內牽嬖陰外劫讒言以无忌之親遂良之忠皆顧命大臣一旦誅斥恐而不省反天之剛撓陽之明卒使牝咮鳴辰祚移后家可不哀哉天以女戎間唐而與雖義士仁人抗之以死決不可支然瑗濟義琰儀四子可謂知所守矣噫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訾乎

長孫褚韓來上官列傳第三十　終

[illegible]